

小說九章



清雪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 (90) 002 号

小 说 九 章

清 雪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大庆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80000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06—1937—3/I·1726

定价:9.80 元

九

華

說小

清雪著

《幽梦影》的序和跋

——代自序

我有两本张潮的《幽梦影》。一本是几年前得自一个古旧书堆，一本是去年岁末从书店里抢购而回的。来自古旧书堆的那一本是民国二十五年中央书店出版发行的。铅印竖排本，正文是四仿，批注评点用的是五号长仿。正文系格言体，评点都很简洁精粹，版式很好看，正文与评点的字体一方一长，一大一小，排布起来疏密有致，爽目沁心。从版式上看，我有另外一本明代陈继儒的小书《小窗幽记》，也是格言体，由于没有评点，全书都用五号长仿，密密麻麻，读起来象在选芝麻籽种，很是累乏。由此很是感慨，无论人或书，若要佳妙，非要占尽三才不可。那本书是该书店发行的“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中的第十种，编辑是民国时期的作家章衣萍。书前附两个序言，三个跋文，和一篇章衣萍的前记。我很喜欢其中余怀的序言和杨复吉的题跋。余怀

是清代名诗人，比张潮大三十四岁，为其作序时已是诗名远扬的曼持老人了。他的序一反前人作序的大言靡侈、空洞无物，动辄相如子建的攀扯比附，也不象今人作序者操着一副教师爷的口吻，优点七分、不足三分的十足八股腔，序文仅三百九十一一个字，这位老先生竟用一百九十九个字吹嘘自己：学问如何如何渊博，著述如何如何丰富，而提及《幽梦影》作者的一百八十三个字里面，也不忘用四十个字宣扬自己，“其所著述，与余旗鼓相当，争奇斗富，如孙伯符与太史子义相遇于神亭，又如石崇王恺击碎珊瑚时也。”（当然，余怀老先生也用了十分准确而又华彩的辞汇赞赏了张潮）。这种不甚合常理的猖狂的序文实在是我平生少见的，几乎不成其为序。与这篇序相比，杨复吉的题跋则十二分的合乎体例，也是我生平少见的中国文人的最典型最好的题跋。在前面的二序二跋之后，杨复吉在题跋里不着谄词谀字，不作贬言谪句，巧用了九十四字，指出了作为书籍的特殊编辑体例的《幽梦影》的妙处。此文甚合我意，故在此再作一回文抄公，如下：

“昔人著书，间附评说，若以评语参错书中，则《幽梦影》创格也。诗言隽旨，前于后喁，令读者如入真长

座中，与诸客周旋，聆其警歎，不禁色舞眉飞。洵翰墨中奇观也。书名曰‘梦’曰‘影’，盖取六如之义，饶广长舌，散天女花，心灯意蕊，一印印空，可以悟也。乙未夏日，震泽杨复吉识。”

杨复吉不愧有清一代名诗人，他是颇有鉴赏能力的，能一眼看出是书关节，一语道破是书玄机，我叹赞杨复吉的题跋，跋文中指出的《幽梦影》的妙处，也正是我读《幽梦影》后印象最深刻的所在。我以为这本书最可贵正在于此。作书立说，关键在于立言，立本家言，为一个立论，作者要布局谋篇，苦心经营，前后照应，起承转合，莫不一致，一家之说立定之后，方才收笔作结。而《幽梦影》则作别论，作者张心斋以本家言为主调，然后纷纷引出一批文人骚客协奏，有赞同的，有揶揄的，有诘难的，有叫绝的，众人置喙，纷纷扰扰，实在如杨复吉所说，是出版史上之“奇观”也（我没有见到收于“檀几丛书”中的初版本，不知原本什么模样。民国二十五年中央书店“国学珍本文库”丛书版本系校订者章衣萍据抄本编辑出版的。现在的模样仅是“国学珍本文库”本的模样）。在这一众评点者中，有张潮之弟木山，有称作者为“吾叔”的《金瓶梅》的评注

者张竹坡，有“明季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有戏曲作家尤侗，还有一些别的清代名士。这些骚人墨客济济一堂，很有气氛，明明一小册文人小品集，经此一编，几乎成了一出明末清初的文人才子戏，围着张心斋，唱一通明末清初才人学士的避世歌、玩世谣和逍遥曲。由此可以看出，题跋的作者杨复吉虽然行文淡恬平允和气，但他能一眼看出《幽梦影》一书的特殊体例，不谓不具机变之心，可以这样说，就跋文的题旨来看，和余怀老先生一样，杨复吉是于宁谧中一把扯下遮蔽的画布，露出《幽梦影》及其作者、评者及序跋者本人的五内的狂狷来，也露出一个躁狂的《幽梦影》背衬里的清代文坛和社会实相图录来。因此，我们不禁为从一正一反处下笔，于一静一躁中行文的这一序一跋而拍案叫绝。

明清文人不下于魏晋文人。所谓文人者，实乃浮华无用的于世无补的多余人。清代学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训“文”字时指出，“纹者，文的俗字”。据此推之，操“文”之人当为“纹人”了。纹人者，有别于“止戈”之武人，有别于“明而动，晦而休”、“辟土而耕”的农人，更有别于“通四方之物”的商人。纹人者，当为纹世事之人也。如儒士颂扬盛世明主，讴歌百业俱兴，万世流芳，博得一袭蟒袍，一顶纱帽，诸公衮衮，此当为中

国文人之正途。然而，也有讽世嘲世者，如魏末之文人嵇叔夜一曲《广陵散》，缓步断头台；其文友阮嗣宗当墟醉酒，白眼朝天，管他帘内老板娘裙衩摇动，街上车马招摇。也有避世者，如明季公安三袁为文人而独抒性灵，制造玲珑小品；有清一代文人为文人而训诂、而穷经、而书画，而别号村、斋、堂、亭、园（清代文人的名字已寡见张居正、胡惟庸式的儒家名字了），而出心斋盛载着《幽梦影》和对于梦与影的漫评戏说。纹世也好，嘲世也好，避世也好，于世都无大碍的，因此，翻检一下历史，文人再豪气干云，也是一件饰物，莫若这册小书里的书生们，撕破画皮，扫掉斯文，将文人的余冗之物删削净尽，将文人的真模样毕露毕现，翻起白眼看世事看文人，狂傲狷介之态可笑可掬，而视野里自有一番情致，一种态度。《幽梦影》一书的序和跋都有这番情致，这种态度，《幽梦影》这本书也起始于这种情致和态度，《幽梦影》成书的那个年代也酿造这种情致和态度。然而，情致也好，态度也好，于文人之“纹”的命运仍旧毫无裨益，文人毕竟是“纹人”。姜太公封过神，蹲踞于庙顶，名之曰归本位。前二年文人召唤找自己位置。文人位置恐怕是《幽梦影》的位置，心斋也好，诚斋也好，梅村也好，耐庵也好，只能是辟自身自心为一统天

下的小楼，权作为村、园、堂、斋、庵，也装不下那纷扰浊世，更盛不下“幽梦影”，这是中国文人的常理，是魏晋到明清的常理。

去年岁末买回的《幽梦影》是中国华侨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八月第一版图书，也是丛书中的一种。丛书恐怕是取自《幽梦影》中的一句话：“山水是案头文章，文章是案头山水。”装帧很讲究，封面压膜，玫瑰色的衬底，上首书眉处是一个准圆字体的丛书名“案头山水”，之下是一幅荷花照片，再下面是三个美术字书名。尤为美妙的是里面的版式设计，每张书页都有影印的古碑帖中的行、草、篆、隶字形，古代尊、鬲、瓶、罐、瓦当、玉佩等古代文物上的图案做衬底，显得十分古朴雅致，引人吟味。另外还加印了清代朱锡《幽梦续影》，文思和辞采也不错，不致于蒙诟为“狗尾貂”。令人扼腕的是，序文太糟，简直象中学生的读书笔记，童声稚气，散发着一股乳臭，就象一件红兜肚加套在白发皤然老者的长袍上，令人可笑又可气。放下书本，不免要拊掌太息：可怜的“檀几丛书”、“国学珍本文库”丛书等版的序言题跋：余怀余淡心的，杨复吉的，还有章衣萍的，那些妙文是《幽梦影》最合体最华贵的衣裳啊！

1993年7月18日于大庆家中

目 次

《幽梦影》的序和跋——代自序…………… (1)

故事的故事…………… (1)

鸥浦的夕阳 …………… (20)

苏冰的论文 …………… (41)

把这变幻的回忆吹圆 …………… (59)

诗章 …………… (86)

诗人素…………… (114)

圆街角…………… (134)

抒情的芦苇…………… (149)

骊歌…………… (169)

痂…………… (186)

献给凤儿…………… (198)

逃跑的十字…………… (223)

读书的理想与理想的读书

——代后记…………… (303)

故事的故事

夜很夜

月亮静照着圆形废墟

真想大哭一场，然而

泪水找不到眼眶

汉子们满脸刀疤

迷失在肥大的公式里

迷宫更亮你更黑

我摘抄了一位诗人讴歌大诗人的诗歌。

那时候，我刚把家搬上迷宫一样的楼房。

在那之前，我的心就曾去过日内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那之后，我开始隐隐地觉察着故事就要发生事故了。

茉莉花泡在泥壶里。泥壶放在桌面上。

我嗅着螺旋体的纸香，脑袋里旋转着滴溜溜的想法。

我担心自己是别人的梦。

万一那位“别人”被马路上的汽车喇叭惊醒，我会不会变成抹在窗棂上的一线熹微呢？

我还猜疑三十四年前的一个秋夜，北方小城是否有个妇人在痛苦地生产。

回头去看身后的墙壁。

我那叫作身体的东西被台灯贴在那里，不安地抖动着。

这更加剧了我的疑虑。

台灯很温柔，吻着案头的几本书。

我在用想法慢慢残杀自己。

我曾见过博尔赫斯。

他把书籍当成中国手杖拄在交叉的双手之下。他的身边有个叫玛丽娅·儿玉的日本女人。另外还有永久的黑暗。

他的眼睛象书本一样苍白，如岁月般的干瘪了。而我却听见他的心在嗡嗡轰响，仿佛远方慢慢滚过来的雷声。

他把纳博科夫和卡尔维诺介绍给我。

后者许是吃错了中国术士和埃及、阿拉伯炼丹师的丹药，三十多年前就已非人非鬼。他躲在一旁扮鬼脸。

前者相当寒酸，手里拎着一只古旧的牛皮

箱，正要搭零点十三分的火车去克莱蒙纳，给妇女俱乐部讲《堂吉诃德和浮士德》。他貌似忠厚其实是在场的几个人中最自然、最挚朴、最顽固的滑头。

纳博科夫登上公共汽车的踏板，回头向我摆摆手，说：“要老老实实骗人！”

我现在写的都是残破的故事。

故事从没有写完过，或者是开三张稿纸的头，或者先用五千字结尾。

这些残破的故事就象夜里的残梦，大多是一些被乌云遮起来的月亮，灯光浸染不透的幽深树荫甬道，飘来飘去的影子似的人，还有一些半开门板，三分之二的破脸，掐断脖子的对话。

东方是我的同学。我们曾在北京的楼房里，写一种怪里怪气的故事。东方故事中有一篇据他说是从我嘴里剽去的。

有一天傍晚，我站在阳台上讲一个亲眼看到的残杀故事。东方听了十分兴奋，说：“我要写这个故事！”

他在那个幽黯的高楼里无日无夜马不停蹄地制造，终于造出个《幽黯的楼房》。

三楼我的居室下面有两个重叠的悬浮空

间。

我象树叶羽毛一样无着无落。

我想象自己是一只黄色的小鸟或红黄色的猿猴，开始了巢栖生活。

许多夜里我都要梦见自己的尻骨处长出个多余的部件来，醒来忙用手去探摸。那地方真的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刺痒。

人类拼力挣脱出森林，我不期然又走进森林般的高楼。

我不返祖。

我在北京住的楼房有个朝南的阳台。

我的残篇一：

有一张脸贴在玫瑰色的墙壁上。光线特别细腻，似经油浇洒过。头发闪着黑褐色的光波，平滑地梳向脑后，在略带阴影的赤背上方卷起油黑的波浪。一只鲜艳透明的玉片般雕成的耳朵泊在那团波浪旁。从耳朵向左上方，藕荷色在脸颊上缓缓漫延，到嘴角的颧骨处蓦地明朗光泽开来，精细的线条划出一道希腊美女的轮廓。下巴与下嘴唇翘成同样高度，下巴与下嘴唇猩红灿

烂，映出高高鼻梁下的一条阴影。鼻子在仰起的脸上没有一丝波纹，细润，光洁，这是中心，支撑着这张温柔的脸。眉宇处，右边的眼睑向上弯翘，一些细纹不知是皱纹还是睫毛的倒影。微垂的上眼皮，一丝浅褐色的光波在瞳仁处向左下方流淌，眼窝处染着一块淡淡的棕色晕影。翻过白莹的鼻梁，左面摇曳着一穗睫毛，象丘岗后面芦荡里的一穗芦花。芦花之上呈着开阔、隆起的、精工细做的馨香的额头。奶油色的额顶在黑褐的发际消失了。为了破坏这张完美的脸，一条蛇行的裂纹从鬓角处爬出，太阳穴也裂成一条小沟，右颊象拱起个蜥蜴，嘴角也犁出两条干枯创口。这些裂口象经过了几十年风雨剥蚀的粉墙皮，嘎吧嘎吧绽裂。绽裂声震动着脸后的墙壁。墙壁也绽裂了。油亮的头发之上，剥落一块三角墙皮，下腮旁边露出麻粒斑斑的砖墙。

我总想把这些断片写完整。冲动呼啸着从脑海里掠起，没等卷到手腕，就在腑窝和耳孔流失掉了。

我怀疑这是因为住进了楼房。